大學衍義 十

共十六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一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埀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誓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

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内寵内官有權

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宋說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疆兵爲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夲故其禍夲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

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
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
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
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夫大攻高昭子殺之乃使
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田
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
乞盛陽生橐中置生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
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
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
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
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母
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不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臣曲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荼而立陽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吁可戒哉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魏（乘其國內而爭伐之）亂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議

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為
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
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
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音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
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
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
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
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禮吳王於
朕兄也惠仁以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 豈為
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

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
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
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
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
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
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
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
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
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
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
太子上乃許太子立是爲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

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以上論建
立之計宜蚤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
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
矣

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
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
而賢者畀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
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
抃以御史言之同上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
言之同上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臣吴奎
諸臣莫不言者迨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盤石
之基於是乎壯吁比我

建立宜早

高宗時諸臣請立嗣

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因
傳著于此云 臣伏見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
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
係四海之望是時
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大蚤為忤也追紹
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
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
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
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為
宗社之計尤蚤於
仁祖於乎懿哉

諭教之法宜豫

師保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悅）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入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

宜豫 周公撻伯禽

世子視父
君長

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是故
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主陛
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涖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也矣[illegible]父既為[illegible]可
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學亦
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
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
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
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
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謂之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之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

師保

教世子

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之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之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

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
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
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
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
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盖知此周公抗世
子法於伯禽者盖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可不
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
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
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
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為人子為人臣與
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
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

世子齒遜

秦漢無師保之教

夏殷周秦

太子有師

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
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
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
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
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胄
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
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 漢賈誼作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
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

成王有師

三公

三少

太子居處皆正人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朝也）過闕則下（[illegible]）

（與公之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

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

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之

德義（傅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

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三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迺猶也）三公三少固明

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迺始也）而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

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所耆先業

諭教宜豫

太子既冠

兄傅有諫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
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乃得為之[恐其懈惰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
妃匹之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
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
善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
瞽[無目者]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問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
亦能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敎化變心俱成故所為
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

論教

明敬　明孝　明度　明仁　趙高傅　胡亥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玉藻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此有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

宜豫

存亡之变

所習不变

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亟急也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放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

太公不進鮑魚於武王

人主知術數

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
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
之無餘蘊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
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爲萬世法
矣
漢鼂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受尚書
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
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
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

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

唯拘章句
未玩義理

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則專以術數爲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黃老故於錯之言有以契深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謂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耶其後錯事景帝建爲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道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賓客進異端之術

諭教宜豫

晉元賜太子韓非書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爲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

諭教

太子以江揔為詹事
孔奐諫止
太子微行揔家上怒免揔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揔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謂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也）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揔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揔為詹事頃之揔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揔家上怒免揔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闒劣然使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揔其後即位以揔等為狎客

宜早

元稹上書王伾得幸東宮

師非賢俊

匹士愛子求賢師

酣醟流連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縉紳皆恥為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爲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爲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二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

嫡庶之分宜辨
周公弑莊王立王子克

無知寵於僖公

弑君立無知

賤私同適庶

嫡庶宜辨

而往以食瓜為候曰及瓜而代戍之明年又食瓜則代期戍公問不至代還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字年其名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也二人本謀亂因無知之怨遂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為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月弑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其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元寵昭儀
定陶王過於
皇后太子
匡衡上疏
尊卑之分

漢元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冠謂行冠禮也作主階醴甘酒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吳主權以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是儀諫正上下之序和與魯王同宮陸遜顧譚力諍不聽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爲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之二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

嫡庶宜辨

譖夫人生亮與霸謀害和

朱據諫止

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悰亦惡之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

正象切諫
族誅

廢和死霸
立亮

嫡庶宜辨

太宗立承乾
為太子

太子嬉戲于
志寧不直諫

太子不見官

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為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

蜀張玄素諫不聽
志寧諫太子之遣殺達哥止之
魏王泰給踰太子
褚遂良疏尊嫡卑庶

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

上令泰徙居
魏徵亦疏抑奢

定嫡庶最急

魏徵為太師

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庶絕天下之疑九月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

嫡庶宜辨

太子足疾魏王穎悟

不以孽代宗

太子喜聲色畋獵

泰有奪嫡之志

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覦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

嫡庶亘辨

承乾謀殺
泰又謀反

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寺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

承乾獲罪 無忌請立晉王 上憐泰欲立太子 遂良諫止

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

泰恐治爲太子忌之

立晉王爲太子

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

嫡庶宜辨

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説遂立晉王治為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説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覦

嫡庶宜辨

廢棄之失宜鑑

幽王去宜臼立伯服

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爲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史記幽王嬖愛襃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襃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襃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

申侯殺幽王
立宜臼

齊桓帥諸侯
定世子位

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
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
子宜臼是為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
以為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
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
世子以定其位
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
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

晉獻生申生
驪姬生奚齊欲立其
二五請娶齊
主曲沃

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

廣奪
亘岂
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
立奚齊
晉侯作二軍
不立太子
分都城

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如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以凡畢萬魏犫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立以卿得將下軍不如……）

里克諫申生
伐皋落氏

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

廢奪
宜監

公與里克
謀立奚齊

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

太子歸胙于公
太子奔新城 公殺太子傅
殺世子申生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自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辨也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

漢高欲立如意廢太子

周昌爭之

呂后跪謝

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徙以滋晉之亂盖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訖言難）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其口吃故發重語）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漢高欲易太子

叔孫通引晉秦事諫止

呂后不廢太子之計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

張良招四皓
羽翼太子

上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来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

廢孝冝監

未易太子

以呂后尊皇太后

因戚夫人

殺趙王

命戚夫人為人彘

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趍去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
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至長
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
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

度宗 通鑑

勇寵始衰

勇寵昭訓元氏心疾而薨

后求勇過

后稱晉王廣

廣厚接使

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宰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中以厚禮婢

廣見帝后
詐示尚儉
帝特異諸子
廣為總管
廣恐生讒譖
后欲廢勇
廣問計
文述
薦楊素與約

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

宇

計於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

述請約共博陽不勝輸金

述因通意說廢勇

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

約白素素從之

素微稱廣孝儉后從稱

歷鑑

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
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
不及此，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
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托，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
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
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
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
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
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
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勇小字）與阿雲（謂雲昭訓）對坐
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
（廣小字）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

素盛言太子不才
上令太子在仁壽宮
素譖以怨望
[illegible]
去衛府勇健
袁充告天變
廣令段達賂東宮臣姬威

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

達脅姬威

廢奪

宜監

上至仁壽宮冀聞太子過弘失對

鞫唐令則楊素陳勇事

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常勸

上欲廢勇

元旻諫止

上命姫威陳太子罪

勇造大燧貯艾

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姫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恠以問姫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

太子飼馬

素發東宮服翫

上陳兵廢勇

定興以奇服來悅東宮

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

裴政屢諫
令則以絃歌教
內人
行本責之
勇令行本乘
馬行本諫辭
勇令令則自
彈歌
李綱切諫
請罪令則

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慙而不能改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嫵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

擇正人輔之以嗣鴻基

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
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
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儻使陛下擇
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
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
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
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
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
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
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
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
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恩無

廣為太子
地震
勇冀見上
卒不得
奪
鑑

貽後悔上不悅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門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為煬帝遂以亡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

太子度序宜豎

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闚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知聾知聵不復能自辯是非而一廢一立秖以為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邪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迫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是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

武惠妃譖

太子瑛

張九齡諫止

歷代王信譖

廢太子

貶九齡

譖三子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也）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為太子）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

決於林甫對
賜死三子

林甫勸立瑁

定於力士諫
立璵為太子

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
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
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
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
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
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問其故
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以
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上曰汝言是也
由是遂定立璵為太子（餘已見前女嬖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
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
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唐德宗

太子妃母淫亂

上欲廢子立姪

李泌諫止

廢奪亟豎

大曆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為皇太子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昪等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宰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

太宗赦承乾反

法貞觀廢魏王

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

戒開元殺瑛

大發明太子無異謀之端

唐鑑

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

上悔悟太子無累

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茍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當皆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

李昪流嶺南

太子廢奪宜監

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是爲順宗）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趍利瑛瑤戮而子璵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爲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爲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爲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絳灌擇師友長君少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三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皆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傚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

外家謙謹

文帝不私后戚

漢元帝詔史丹護太子

傅昭儀定陶王俱愛幸

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甞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

上擿鼓定陶王亦能之
哀王薨
上恨太子不哀

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於是上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

上疾稍侵立膠東王故事　丹泣諫　上大感

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
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
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為太子）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
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
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
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
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
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
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大息曰吾日困劣而太
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
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

太子爲說

外家謹謹

傅太后惡傅喜諫令不輔

何武上書令喜立朝

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妾聞罪當死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
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丹
爲人是知音智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疏放也然
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
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
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
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
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憂
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
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

嘉為司馬封侯
傅后求稱尊號喜奏議
傅欲免喜侯
王莽免傅后官爵

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為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

延喜長安

外家
謹謹

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賛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之所立尤難蓋喜於傅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

外家謙謹

漢光武
樊宏封侯
宏戒子嫌富貴
帝自書宏言

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

宏自陳無功食小鄉亭
宏卒遺令薄葬
帝賜錢布謚爲恭侯
儵後母死過哀

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

儵兇狀
儵止鮪婚
楚王女
楚王謀反誅
儵諸子不坐
光武親信
陰興

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為子貰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

外家
謙謹
封呉之国讓
极富貴知足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龕與興厚善以為
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
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内侯
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
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
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
貴人時未爲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元龍有悔夫外戚
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遇
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
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
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
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

外家謹謹

興病薦席廣陰嵩

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

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衞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

顯宗封興子慶傳貞舟

陰識以軍功增封讓辭

帝巡郡國識留鎮京師

帝指識戒貴戚

陽侯慶弟博爲隱強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托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爲後世戚里

唐肅宗
朱泚反盧杞請擇臣察之
從臣畏憚吳溆請行
溆死於泚術
唐穆宗疾命太子監國

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溆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溆獨請行上說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陷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溆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溆可謂知君臣之議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國者而溆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

宦官請郭后臨朝后讓

后徇請則后兄釗請[illegible]罷

外家謙謹之福

制（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恣之禍

元帝得王政君生成帝

宣帝愛孫名驁

驁即位王鳳為尚書事

成帝封諸舅

黃霧四塞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驁為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今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

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寖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

楊興對無功為侯，故天見異。

鳳辭職，上不許。

委政王鳳，議者均咎。

谷永知鳳柄用，陰欲自託。

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交錯骨肉大臣有申伯周宣元舅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馬通及其武帝安陽上官桀博陸霍光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大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

刘向奏洪範
不奪王氏權

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陰之始凝猶可爲也至於堅氷則不可爲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爲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主其可輕以權假人哉

外家驕溢

上欲以歆拜中常侍

鳳止之

杜欽戒鳳專政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

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

臣按范雎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王章素

外家驕溢

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定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

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鳳薨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議者既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太柄無時而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為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外家驕逸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
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
遊曲陽侯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
是上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
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
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
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
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
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
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
軍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鑕謝良久乃已上

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嘗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秪是以取其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

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為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炎炎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

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爲大將軍薨薦弟光禄勲
曲陽侯根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
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機切王
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
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
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
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
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
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

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

外家驕淫

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
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
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
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
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
竭星孛又及攝提太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爲大
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

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第

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

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還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己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為假皇帝又明年而即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

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
天怒人畔義兵四起僇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
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
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
篡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
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
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苐五
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
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
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舋禁錮之

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泆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埶未大盛也而苐五倫已為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

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
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
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
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
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
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
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
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
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
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

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橫故容姦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埶大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

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斃

臣按鄭弘垂殁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

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慮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曾號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王后之異母見）而丁氏之禍亦見於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冢）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廣漢也）邛成（王后父封邛成侯）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
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
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
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
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
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
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
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
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
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
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同爭前後且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将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

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表安劾景擅發邊兵驚
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
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
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
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
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
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
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
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
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
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
論議讙譁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

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黠之以相諸

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
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
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
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
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
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
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
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
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
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
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

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孫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按竇氏之埶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為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苞蔵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

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
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
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
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
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
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幷所連及貶秩免官
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
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
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
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
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

外家驕溢

一天冬

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執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為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為之芭蔵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盧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

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灋
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䟽曰方憲等寵貴羣臣
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
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
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
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
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
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
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
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

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動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為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

擅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
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
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
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朞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
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
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
國家異時無弒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
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

外家驕溢

游自恣居職多縱暴非灋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為大將軍冀弟不疑為
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
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
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
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
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
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
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
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
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
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
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
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
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
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冀
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
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
守以書諭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勢駸駸有
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溥曰

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
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

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檝之喩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為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外家驕溢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勃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纘入南宮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

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

外家驕溢

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蒜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質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将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頗專心公
朝剗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
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将車與之俱入參勸講授
師賢灋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
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義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
忠臣愛君之所為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
闇然後己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
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禄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
内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
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

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官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為不當賞何哉盖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以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

異棄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喬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媮合苟容莫敢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橫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太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

朱永勝溢

冀甚寵憚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
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
里九阪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
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
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
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
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
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
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
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考使出
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

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横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横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為善人或庶幾免

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仲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讃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錫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

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談愈熾而不可過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弒成梁冀之凶愎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酇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為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其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

臣按冀嘗弒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

而帝亦不怒也追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爲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然則帝非爲陳授而怒直爲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之爲君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䟽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前

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

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識非欺聞冀
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
樹後為荆州刺史辭冀冀鴆之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
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
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
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
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
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
以風冀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
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樂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樹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懾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外家驕溢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厠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

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隷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

衡皆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横卒以趣漢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國大将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

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盍亦戒懼循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它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

外家驕溢

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為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

之門戶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待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為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己故牴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內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為大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

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傅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

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

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

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

將相之任付之二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

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

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

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

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是以蔽之矣蓋惠帝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愎又不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此武帝貽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隨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字充有大勳

於社稷（謂充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簒也）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返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遷太后于永寧宮廢爲庶人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遺之非人顓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毋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惡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

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
旦夕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以賈后之母也
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
模為毀己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
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為人戇騃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
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
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
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
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

覦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膚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俚諺然可為來者戒故錄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

外家驕溢

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于

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詳見前讒臣篇）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為庶人幽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謐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搖國家之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衞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

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郎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將發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復讎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

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
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鐘下收
賈后廢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
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
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
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盖愍懷
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簒由是諸王舉兵
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擾中原由晉
氏骨肉相殘先爲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
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分家驕溢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撿責偉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産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褒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葢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餘為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

相又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總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迺太子復位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

外家驕溢

是武氏之埶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反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埶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

年號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令天命惟新
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
願陛下為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
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
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
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
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暐為博陵王並
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
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太聖皇

后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彦範袁恕己尚
在京師忌之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
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
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
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
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
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
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彦範瀧

州東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暉白州並司馬員外置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

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

暉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

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

諸州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

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

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

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東之玄暉已死

遇彥範於貴州殺之極其慘毒殺暉恕己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

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秋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為衛兵所殺

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

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爲逆亂后白上杖
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韋后淫亂干預
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
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
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
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餅
餤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
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
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
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

外家驕溢

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睿宗也）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玄宗也）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榜捶萬騎（楚軍兵）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宮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

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名后反易天常僭竊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為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寤中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孽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為英主留三思葦弗誅使之籍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揃忠勲濁亂宮掖以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僇殆

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永為后黨之
戒焉臣是以劉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

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
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氏（呂氏事見臨朝篇）後漢至唐
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
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
章章焉者也人主能鑒觀於斯必思所以全外
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者罔不
待盡述往事而後是以垂永鑑也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四十三終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新鑄字跋

活板之法始於沈括而盛於楊克天下古今
之書籍無不可印其利博矣然其字率皆燒
土而爲之易以殘缺而不能耐久百載之下
誕運神智範銅爲字以貽永世者其權輿於我
朝乎恭惟
太宗恭定大王作之於始而
世宗莊憲大王
世祖惠莊大王述之於後於是乎鑄字之精工殆
無以加矣成於永樂癸未者謂之癸未字成
於庚子者謂之庚子字其字本乃經筵古註

詩書左氏傳等書也今已無存焉成於宣德
甲寅者謂之甲寅字其字本亦經筵孝順事
實爲善陰隲論語等書也成於景泰乙亥者
謂之乙亥字姜希顏之所書成於成化乙酉
者謂之乙酉字鄭蘭宗之所書今方並用焉

甲辰秋八月我
殿下傳旨于承政院若曰甲寅乙亥字極爲精好
然而字體差大所印之書簡帙繁重且已歲
久散落將盡雖補鑄而用之不類其初乙酉
字則其字不端不可用予欲別鑄新字令細
大疎密適宜以印諸書以布四方何如遂出
內藏歐陽公集列女傳爲字本

命行上護軍臣李有仁都承旨臣權建監其事
典籍臣李世卿別坐臣李坫前判官臣劉用
平博士臣柳廷秀學正臣安潤德正字臣金
石精分左右以掌之字之不足者使行司猛
臣朴耕補寫之自是月二十四日始事至乙
巳三月日畢功姸爲字大小共三十餘萬用
之以印書明正姸妙累累若貫珠焉臣竊惟
吾東方自箕子以來世爲文獻之邦而與中
國隔遠典籍鮮少幸賴我朝之
列
聖創物之智用鑄字印書凡經史子集無家不
有然而物久則壞理之常也癸庚之字旣不
復見甲乙之字又將刓弊所以變通更鑄之

命不得不待於今日也將見排印之易流布之廣倍蓰於舊傳之千萬禩而不刊也無疑矣嗚呼我

聖上右文興化繼述燕翼之規模其至矣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　日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經　筵成均館事臣金宗直謹䟦